

沒 有 人 比 你
、 • , ° !

(No one belongs here more than you)

更 属 于 这 里
; ? ▲ | *

Miranda July

[美] 米兰达·裘丽◎著 周嘉宁◎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沒 有 人 比 你
、 。 ， 。 |

更 属 于 这 里
； ？ ▲ { *

[美] 米兰达·裘丽◎著 周嘉宁◎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 / (美) 裘丽 (Miranda, J.)

著; 周嘉宁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 5

书名原文: No one belongs here more than you

ISBN 978-7-5624-7329-9

I. ①没… II. ①裘… ②周…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9704号



官方微博: 楚尘文化

公众微信: ccbooks

没有人比你更属于这里

Meiyouren bi ni geng shuyu zheli

[美] 米兰达·裘丽 著

周嘉宁 译

策划编辑: 张维

责任编辑: 刘逸

书本设计: 小马 橙子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40 1/32 印张: 9.25 字数: 112千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329-9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献给
「茱莉娅·布莱恩·威尔森」

公用露台	001
游泳队	017
王子殿下	027
楼梯上的男人	045
姐妹	053
这个人	073
罗曼史	079
一无所求	087
我吻了一扇门	129
理发店男孩	137
在 2003 年做爱	147
十件真实的事情	179
手指操	197
Mon Plaisir	201
胎记	233
怎么给孩子讲故事	245

公用露台

THE
SHARED
PATIO

即使这是在他不清醒的时候发生的，也依然算数。还要加倍算数，因为清醒的头脑常常犯错，迷上错误的人。而在那口井的深处，不见日光，只有千年死水，一个男人没有理由犯错。上帝说，做，你就做了；爱她，你就爱了。他是我的邻居，朝鲜血统。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张。他不会合气道。当你说出“韩国人”这个词语时，有的人会自然想起成龙的韩国合气道老师，大师金振八，我却想起文森特。

在你身上发生过的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与汽车有关吗？是在船上吗？是动物做的吗？如果你对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回答是的，我都不惊讶。车祸、沉船和动物都是可怕的。为什么不帮帮你自己，远离这一切。

文森特有个妻子叫海伦娜。她是个金发的希腊人。染的。我想要礼貌些，不提起染发的事，但我真不觉得她会在乎这些。事实上，我觉得她挺喜欢露出一截

发根来，让别人知道她的头发其实是染的。如果我们
是亲密的朋友会怎么样？如果我问她借衣服，她会说，
你穿着更好看，拿去吧。如果她哭着打电话给我，我
就不得不赶去厨房里安慰她，这时候文森特想要闯进
厨房，我们会说，别进来，我们在说悄悄话！我看到
电视里就是这样演的：两个女人在讨论偷来的内衣，
一个男人闯进来，她们就说，别进来，我们在说悄悄
话！而海伦娜和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亲密的朋友，因为
我只有她的一半高。人们倾向于与自己相同尺寸的人
在一起，并肩同行总是更轻松些。除非他们在恋爱，
这样的话，尺寸的差异也是性感的。它意味着——我
愿意为了你逾越距离。

如果你悲伤，问问你自己，为什么悲伤。然后拿
起电话来打给某人，告诉他或者她这个问题的答案。
如果你不认识任何人，那就打给接线员，告诉他或者
她。大部分人不知道接线员必须听电话，这是规定。

同样的规定还有，邮递员不能进你的房间，但你可以
在公用区域与他谈话，谈话最多不用超过四分钟，或
者直到他想走，随便哪样先发生都可以。

文森特在公用露台上。我来说说这个公用露台。
它是公用的。而如果你看到它，你会以为它是文森特
与海伦娜的露台，因为他们家的后门正对着它。但我
刚刚搬来时，房东说楼上和楼下的单元都能用这个露
台。我住在楼上。他说，不要不好意思用，你付的房
租跟他们一样多。我却不确定，他是否告诉过文森特
与海伦娜这个露台是公用的。我试图不时在那儿留下
些东西，以证明我的所有权，像是我的鞋子，还有一
次我留下了一面复活节旗帜。我也尽量在露台上度过
与他们一样多的时间。这样我们就彼此值回自己的房
租。每次我看到他们坐在那儿，就在自己的日历上画
个记号。下回露台空着，我就去坐一坐。然后再把记
号划掉。有时候我落后了，不得不赶在月末之前常去

那儿坐坐，以赶上进度。

文森特在公用露台上。让我来说说文森特。他是个新男性的典范。你可能在上个月的《真相》杂志上读到过有关新男性的文章。新男性比女人的感情更细腻，而且他们会哭泣。新男性想要拥有孩子，他们渴望生育，他们有时候会哭，因为他们无法生育：孩子没有可以出来的地方啊。新男性总是给予、给予和给予。文森特就是这样的。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公用露台上为海伦娜按摩。这有点讽刺，文森特自己才真的需要按摩，他有轻微的癫痫。这是我搬来时房东出于安全警告告诉我的。新男性常常有些脆弱，再加上文森特的工作是艺术指导，这也是非常新男性的。有一次我们同时离开屋子时他说起这些。他在一本叫《赌注》的杂志做艺术指导，而我在一家印刷厂做楼层经理，我们有时也印杂志，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巧合。虽然我们没印《赌注》，但是我们印了一本差不多名字的杂

志，叫《阳性》¹。事实上它更像一本新闻通讯，专为HIV 阳性的人群做的。

你愤怒吗？捶打枕头。这样能满足吗？我看很难。这些日子里，人们已经愤怒到无法满足于拳打脚踢。你或许能试着用刀。找个旧枕头，放在门口草坪上。用一把大大的尖刀刺它。一次，一次又一次。用力刺直到刀尖碰到地面。直到枕头已经不见了，而你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着地球，仿佛你要杀了它，因为它持续不断地旋转，仿佛你要报复，因为你日复一日孤独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文森特在公用露台上。我已经落后了，所以月末看到他在那儿我不免有些焦虑。于是我有了个主意；我可以与他一起待在那儿。我换上百慕大短裤，戴了墨镜，涂好防晒油。尽管已经十月了，我依然觉得像

1 《赌注》的原文为 Punt；《阳性》的原文为 Positive。两个词语都以 P 开头。

夏天似的，在我的脑海里有着夏天的布景。而事实上，外面风很大，我不得不跑回去拿件毛衣。又过了几分钟，我又跑回去换上长裤。最后，我挨着文森特坐在公用露台的一把草坪躺椅里，看着防晒油从我卡其布裤子的纹理里渗透出来。他还说他喜欢防晒油的味道，他对我的处境那么体贴。一个如此温文尔雅的男人，不愧是新男性。我问他《赌注》最近怎么样，他给我讲了件有关错字的趣事。因为我们是同行，所以他不必对我解释说“错字”是“语法拼写错误”的缩写。如果海伦娜在这儿，我们就不得不停止使用我们的专业术语，这样她才能听懂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她不在，她还在工作。她是个内科医生助理，与护士可能是一回事也说不定。

我问了文森特更多问题，他的答案变得越来越长，直至到达了某种巡航高度。我根本不用再发问，他就像演讲一样说下去。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如同在周末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竟然还在工作。我在这儿干吗？

我的罗马假日去哪了？在巴黎度假的美国人呢？我还不就跟原来一样，是在美国的美国人而已。最后他停下来，斜斜望向天空，我猜想他正在为我构思一个完美的问题，这个美妙的问题将使我不得不专注起来，思考我所知道的一切，我自己，神秘学，以及这颗黑暗的地球。但其实他停下来只是为了强调他刚刚所说的，封面设计上的错字真的不是他造成的，不过后来他还是问了我问题，他问我，基于刚刚他所告诉我的一切，我是否真的觉得那是他的错？我望着天空只想看看它的样子。在我告诉他我藏于心头的秘密愉悦前，我假装停顿，等待着，等待着，我一直在等待着有人能注意到，我每天起床仿佛无所事事，但我还是会起床，因为藏于我心头的秘密愉悦，那是上帝之爱。我从天空望向他的眼睛，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我为封面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宽恕他。宽恕他没有成为一名新男性。然后我们陷入了沉默，他没有再问我任何问题。坐在他旁边我依然觉得挺开心，但那只是因为我对大

部分人的期待值非常非常低，而他现在也变成了大部分人。

突然，他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向前倾，并保持不动。这可不是大部分人或者新男性的行为，大概只有老人和上了年纪的人才会这样。我说，文森特，文森特。我大喊，文森特·张！可他只是安静地斜在那儿，胸口几乎碰到膝盖。我蹲下来望着他的眼睛。它们是睁着的，却又黯淡得好像一间关门的商店，所有灯光都熄灭了的鬼气森森。灯光熄灭以后我才意识到，即使他刚刚那么自私，却神采奕奕。我也意识到或许《真相》杂志是错的，或者根本没有新男性。或许只有活着的和死去的，而那些活着的彼此珍惜也相互平等。我把他的肩膀向后推，让他再次直坐在椅子上。我对癫痫一无所知，还以为他会浑身颤抖。我把他的头发从脸上撩开。手指探到他的鼻子下面，感觉到轻柔平稳的呼吸。于是我把嘴唇贴近他的耳朵，再次喃喃道，这不是你的错。或许这是唯一一句，我想对别人说，

也希望听到别人对我说的话。

我拉过自己的椅子，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尽管我该对他的癫痫发作负责，我害怕极了，却竟然睡着了。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危险和不恰当的事情？我更倾向于认为自己什么都没做，而是事情就这样在我身上发生了。我睡着了，梦见文森特一边与我接吻，一边慢慢地把我的衬衫撩起来。从他手掌弯曲的形状来看，能知道我的乳房很小。大一些的乳房会有一道不那么尖锐的弧线。他握着它们，仿佛这是他长久以来所渴望的，忽然之间，我明白了事情的本质。他爱我。他是个难懂的人，有着层层渗透的情感，有些是心灵的，有些则以更世俗的方式折磨着他，而他在为我燃烧。这抹生命复杂的火焰属于我。我捧住他发烫的面庞，问了他一个艰难的问题。

海伦娜怎么办？

没关系，她是医学专业的。只要为了健康，她们什么都得做。

说得对，这是希波克拉底的誓约。

她会有些难过，但因为这句誓约，她不会打扰我们。

你会把你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里来吗？

不会。我必须与海伦娜住在一起，我们发过誓。

发誓？那么那句誓约又算什么？

都会好的。没有什么事情能与我们的事相提并论。

你真的曾经爱过她吗？

不算是。

那我呢？

我爱你。

哪怕我毫无魅力可言？

你在说什么，你完美极了。

你觉得我很完美？

你做每件事情都很完美。我看到你上床前把屁股挪到浴缸边清洗。

你看到了？

每个晚上。

这只是为了以防万一。

我知道。但是没有人会在你睡着的时候进入你。

你怎么能保证？

因为我在看着你。

我觉得我得一直等下去直到我为之而死。

从现在起我是你的。

不管发生什么？即使你与海伦娜在一起，而我只是住在楼上的矮女人，我依然是你的吗？

是的，哪怕我们从此闭口不提，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

这时海伦娜来了，摇晃我俩。而文森特继续睡着，我想他是不是死了，如果是这样，那些梦话是他在死前还是死后说的，哪种更可信。还有，我变成罪犯了么？我会不会因为疏忽大意而被捕？我抬头看看海伦娜，她穿着医生助理的制服做着各种动作。所有的动